雙桂堂稿續編

雙桂堂稿續編卷十

目錄

卷十一

卷十二

雙桂堂稿續編卷十

臨川紀大奎向宸著

曾孫紀咸驅驤校字

賚詩說

詩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本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今賚詩與序言不類蓋史臣以述武王伐商之意以作頌也以爲文王旣勤勞王業我今應而受之于是敷時以善述文王之事繹思以善繼文王之志有不得不往而伐紂者徂往也我之徂豈有利天下之心哉惟求天下之民之定而已至于周命之維新則自文

王既勤以來時有必至不得不受天之命矣于是歎息而重言之曰於乎此我之再三繹思繼文王之志而不得已者也詩辭明顯如此非賚也非富善人也疑此章與賚詩相連屬此詩存而名與序亡賚詩亡而名與序存先儒遂誤以此詩即賚詩而强爲之說耳或曰此詩再言繹思當名繹然闕之可也

儀禮世父母叔父母說

儀禮喪服齊衰朞有世父母叔父母按爾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註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疏云解所以稱世之義也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李氏如圭曰伯父繼世爲小宗故謂之世父據此則世父惟嫡長得稱喪服傳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邢氏敬曰宗卽世父母之宮此說是也後世或以父之兄第二第三皆稱世父失其義矣漢劉熙釋名父之兄曰伯父然儀禮爾雅實無有伯父之稱故舊說或謂父之晜繼世一人稱世父第二以下皆稱叔父此則以世父卽

伯父伯長也第一先生者爲伯餘皆稱叔如伯邑考稱伯其餘封於管則曰管叔封於蔡則曰蔡叔其義可推然而是說必不可行於世則父之兄若二若三第以釋名伯父之稱稱之可也以儀禮世父之稱稱之則不可或又曰父之兄皆曰伯父伯父之嫡長曰世父禮言世父母不言伯父母者舉世父母而伯父母之服統於其中省文也必言叔父母者弟也故言世父叔父而父之晜弟之服皆同矣爾雅既曰父之晜弟又曰先生後生以先後生於父言之則先生卽晜後生卽弟於上創之文爲贅以第一爲先生言之則於下兄弟姊妹兄弟謏之義相扺牾張揖謂爾雅

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此其爲漢儒雜出之文蓋無疑也然則謂父之兄皆稱世父者由爾雅雜出之文誤之詁疏之言世父則是其於先生後生之前後抵捂則未之詳也

爲人後者之子爲本宗降服說

或問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不言爲人後者之子竟古禮爲人後者之子於本宗無降服與曰此卽以爲人後者之降服遞推之不待言也若以此疑古禮爲人後者之子於本宗無降服將與凡爲姪孫同則有小功姪孫緦麻姪孫無服姪孫倘父所後爲祖父再從以下昆弟則於父之本生父母遂無服矣而可乎故律例輯註爲人後之子爲本宗之親皆降服一等所以補禮文之缺也然則徐氏讀禮通考謂父於本生父母期子後父而降大功情之至義之盡朱文端公儀禮節略謂爲人後者爲本生祖

父母爲人後者之子爲父之本生父母均降服齊衰五月

二者宜何從曰本宗五服圖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今律註爲人後之子爲本宗之親皆降服一等則自其祖父以上至高祖皆本宗之親皆有降服爲本宗祖父降服齊衰五月則本宗曾祖應降服齊衰三月本宗高祖無齊衰服可降而皆降一等之義窮矣若爲本宗祖父降大功則曾祖以齊衰五月降小功五月高祖以齊衰三月降緦麻三月而自孫以下至元孫皆然如此則不窮於降故凡爲人後者之子爲父之本生父母當以大功之說爲是也

合州考書院論題解　丁丑正月

擬顏子所好何學論　此擬古題也要擬程子此論之意不是擬顏子之學伊川程子十八歲時遊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子論大驚亟延見畀以學職大抵諸生所論或只是贊顏子之學或只是揣測顏子之所好均不合胡先生之意要知顏子之學何待後人衡論顏子所好之學彰彰論語中庸孟子人人共知又何待後人揣測胡先生命題之意原是將顏子之學提醒諸生所学何学喝令心中認眞比勘一番爽然見得顏子所好是何等學我如何甘心陷溺於俗學而

不知反程子得此意故所論並不粘煞顏子開口喝定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便接說天地生人本有仁義禮智信之性而蕩於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抉出人所以不能好學之根必須自明而誠力行以求至中間略點顏子視聽言動拳拳服膺之學結出後人失爲學之道不求諸已深歎今之學與顏子所好之異此程子之意獨深有合於胡先生也近時學者或竟未讀此文然朱子孰爲好學章註內節引此論雖非全文要可以見程子切實比擬之意故出此題令諸士擬其意而伸論之以自證所學而取法焉此則有司殷殷屬望之心在是也

合州考書院詩題解

賦得君子脩之吉一首語出周子太極圖說跟上文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天地以無極太極渾合陰陽動靜五行之性而生萬物人得其秀而最靈然氣稟不能無感動善惡之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使同歸於善而主靜以體天地之德而合日月四時陰陽變化之用此人極之所以立人極者卽天地太極之理之在人者君子脩之脩此極也小人悖之悖此極也脩此極者脩其中正仁義之德以學爲聖人而已矣合宗書院以周子爲宗想見此邦前哲於周子之書無有不讀誠恐諸士或

久而忘之故特命此題以提醒諸士大抵濂洛關閩之書有志向學者斷斷不可不讀此亦有司殷殷屬望之心在是也

記合州鄒公祠聯額

明合州鄒忠介公名智字汝愚號立齋幼讀書合無繼集樹葉燃之博通今古篤志聖賢之學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上疏陳欽崇天道四事語切直不報會孝宗嗣位値星變詔所在官員條具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公上疏約二千言大略言陽不能制陰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欲興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弊當求弊之所以革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內閣之利莫利於君子弊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少保劉吉太子少保尹直小人也陛下放之則天下之弊無不革

矣王恕王竑彭韶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宦官之權重也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殆正心之功未講也心者人之神明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發於天理則耳自然聰目自然明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韋臣爲陽宦官爲陰天理爲陽人欲爲陰陽當使之日長陰當使之日消所以格天配天者在是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已哉孝宗得疏領之未幾罷安輿血而吉任如故宏治元年戊申吉昭御史魏璋誣公與御史湯

邳私立朋黨以知州劉熙妖言案入公名下詔獄欲論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力持之謫廣東石城所吏目聞陳白沙先生講道從之遊四年辛亥卒於廣東白沙先生爲文哭之嘉靖時有司建公祠於州城北瑞應山萬歷中督學汪濟夫檄州守曾嘉表改建城內天啓初追謚忠介至今邦人祀之嘉慶丙子大參𡻕州纂謁公祠次年正月敬書一聯於柱曰道長道消力爭否泰之運氣剛氣大常存天地之閒竊公陰陽消長之義得之於易浩然之氣得之於孟子其論正心之功靜與天俱動與天合尤非小儒所能知所能言而公肫肫然以此告其君至于困躓之

極猶日與儒者講明理學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矣因復取象山陸子之語書其[illegible]曰千世此心拜公之祠如見公之心蓋無往而不得其天又何困阨之足爲公慮也哉

公卒時年二十六無嗣孺人劉氏扶柩歸葬紡績以養年八十餘卒御史上其節于朝得旌表與公並像於祠

記文為憲問答

合州卻篆無事有庠生文爲憲來見問易學告以學易必先大象傳六十四以然後精求文言繫辭說卦等傳此孔子假年學易實落處亦即文不在茲實落處然必先從四書著力不知四書即斷不能知易問靜坐曰靜坐須識心體人心本體大可包六合小不離方寸要得先儒論中庸活潑潑地一段光景問先儒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曰此不只是靜其中便隱然有箇位天地育萬物的氣象在方是中方是大本問人身太極天地太極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身太極與天地太極是一是

二體會得久想有箇豁然貫通時候張子所謂尋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是也問見聞曰從耳目論見聞是孟子所云物交物之見聞從心體悟見聞便是顏子非禮勿視聽之見聞子思不睹不聞以通於天地萬物之見聞又薛文清公謂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蔡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與目之所以見亦然問陸子心學曰陸子從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兩字悟心想見當時心中宛然一箇最大的字最悠久的宙然謂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可見不是空講心便與朱子明德具衆理應萬事之意同生欣然領受而去道光辛巳十二月

合州重修單公堤記

合州東北嘉陵江自陝西會合西漢水暨白潛諸水一千七百餘里至州境又會渠江及巴江之水偪治城東每夏秋水漲洪波洶湧宋治平四年州守光祿卿單煦奏於朝築石堤七十餘丈斜遏江流水患始息州人名之曰單公堤紹興十四年嘉定五年州守楊師錫任達相繼修之明成化中知州唐珣又增修之自是以後雖闕於記載要惟隨塌隨修其必不容以歲月緩者自單公至今七百五十餘年皆斷斷可知也嘉慶戊寅予再任州事覜堤坍塌已甚己卯夏江水泛漲堤盡圮居民惴惴予惟政無急於此

者集州人士商之無遠近皆踴躍樂捐冊書錢二萬餘緡時又因城堞傾圮過半城門多皸裂議先城而遂及於堤是秋九月興工次第拆築庚辰二月適予奉檄赴都賴湯君貽湄胡君光瓚先後攝篆爲之經理八月予同任冬十有二月工始竣堤長七十五丈高四丈一尺廣十四丈五尺又增護堤三十八丈高一丈七尺廣七尺湯君又於堤首接修子堤二十五丈高一丈七尺先是州人刑部侍郎胡世賞明崇禎間於上游增築新堤一道長六十丈高三丈九尺廣十丈時官工部侍郎故名司空堤距單公堤一百一十丈嘉慶十五年知州曹澐允眾議修平堤一道高

七尺聯絡其間今亦多坍損拆修四十餘丈增高二尺是役也州人急公好義歡倍恒情咸以爲事所希有今雉堞巍然堤比舊益壯吾知瑞氣所鍾將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者必於是邦尤擅蜀都之勝豈不偉歟爰疏列姓名及捐數勒於石勸捐者孝廉張乃孚戈廷幹庠生吳承謙廩生劉繕也董其事者附貢生陳大猷增貢生鄭維恪貢生羅大有庠生文爲憲陳必一監生蔡方鼎戴開選楊裕銓黃秀鳳耿其熙州同邱銓榮皆悉力經營終始盡善俾有司樂覩厥成民無水患諸君之力也並書之道光元年歲在辛巳春二月

同邑侯姜公登擬峴臺記

道光二年壬午之秋九月邑侯姜公平川先生以城中瑰奇絕特之觀所謂出雲氣而臨風雨者無以踰於擬峴之臺亦既去其榛莽易其頹敝更新而恢廓之一日者登陟之下搦予而言曰臺之以擬峴名也謂其有感於羊叔子而名之也然而叔子念古來之賢達虛湮沒之無聞潛不勝其嘅然於中而南豐之記獨以其得之於心者見所寓之樂之殊使人登此臺而豁然有以見心體之大則其記擬峴而意不在於擬峴者固必有道矣君盍爲我言之蓋侯之治吾臨川舉數百里山川風土之異版籍戶口之衆

土習民行之興衰商賈行旅之輻輳獄訟變詐之繁滋莫不以一心統之若南豐之登擬峴山陵林野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與夫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智者所不能窮之狀皆出乎履舄之下寓乎衽席之內有以得之於耳目而快之於心與侯之坐照臨馭斯於一物無所遁一事無所遺者其道若符契然故能豁然見心體之大有如此也乎于是乃申其說以復於侯曰偉矣公之心與南豐之心其揆一而其所以為樂者無或殊也且夫大人心體之大孟子固以為此天之所與我者而陸子之觀心以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則宇宙內事皆

已事也以爲千百世之上有聖人焉千百世之下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東西南北海有聖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然則登斯臺也公方將廓然於上下四方之閒而東西南北海之無所於閒也方將悠然於往古來今之際而千百世上下之無所於隔也而心之大於是乎至矣而卽境以覩心之樂于是乎生矣又奚慮於古今賢達之昔湮沒無聞而爲之嘅然於中也哉此公與南豐之所得無二致也侯于是鼓掌稱善而請予書之以記其所得如此

瓣香書院記 代邑侯姜公作後以捐貲未就中止此文仍錄存

郡中高明廣大之境以擬峴臺爲最非臺之高廣也所見者高廣高則明無不照廣則大無不包此天之至大也所見者天之至大故予於荒煙蔓草之中撤其舊之頹敝狹隘者更新而恢廓之登臨之下徘徊而不能去于是又慨然曰造化天然之境豈第以快游觀已哉使學者得日就月將於此則必有以廓其卑暗狹小之胸而漸進於高明廣大之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邑人士聞予言而悅之議於今道光癸未冬建書院於臺之左捐貲購料尅期與工而予適以奉調當去邑人士請先爲之名而記之因名

之曰瓣香書院取先儒瓣香爲南豐之意也蓋昔者曾南豐之記斯臺謂得之耳目與得之於心者其所寓之樂各殊故以其溪之景山之景出乎履舄之下袵席之內者皆可以耳目寓之而四時雲日雨暘變化之出於天智者所不能窮之狀則視夫其心之所得南豐之得於心以其所見者大也今夫人之爲學求其心而已矣虞道園謂子固之學在孟氏旣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經何爲新謂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是則南豐之心千聖之心也南豐之學千聖之學也故無在而不有以見其心然則先儒之瓣

香南豐豈徒以其文哉南豐之文皆見道之文故讀其文可以得其心學者能以是辦香於南豐由南豐之心以求合於千聖之心而吾之心將日進於高明廣大之域洋洋乎見斯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優優然充足於見見聞聞之際則凡所以盡精微而道中庸者在是矣學問之道其奚以他求哉于是邑人士欣然執筆記予之言以示他日之學於此者

徐氏修鴻塘記

邑中言水利自大小河陂堰外其次莫如湖湖之次曰塘皆以瀦蓄水也最著者曰戴湖唐戴叔倫所築教民以均水利之法民習知其利環湖而耕者若七都六都之地塘最多而鴻塘爲最大以方計之葢百畝焉受靈谷諸山田源之水雖甚旱而塘之水不竭潦則洩之以匯於戴湖其地世爲徐氏業而面塘而居者皆徐氏也故徐氏耕者多上農然嘗考湖與塘之大者或久而就湮葢小則沙泥之壅塞易見及時浚之其爲力易大而深則始之壅積者往往不之覺歲月漸多則沙泥漸積及旱且涸而後圖之而其

爲力難其不憚焉者寡矣徐氏語余曰予族有好義者二人曰渭溪曰拙夫皆哲菴君之子也二人曰塘之未濬蓋自康熙初至今百數十年及今不治後將不可爲方亟謀所以濬之未及而相繼歿今渭溪之子拂亭與其猶子翠屏於嘉慶庚辰之秋捐貲挑濬費錢千餘緡至冬事竣塘之深倍於昔吾徐氏將世世受其利而以其歲收魚租數十石供祠祀于是族之人奉哲菴父子三人之主於始祖之祠歲時祭享咸祔焉爲其勇也所以報也乞記之余曰能復水利以濟其族是其報之之禮爲宜矣且戴公之遺法至今存焉此事之可書者也遂爲之記

四書反約鈔序

曩余在京都得關中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一書盖凡四書之所言必反之於身讀四書之法未有切於是者也近興國蕭炯齋太史寄余四書反約鈔屬爲序于是又得明儒鹿乾嶽先生四書說約讀之與二曲先生之言若符契然反約鈔者合說約與反身錄鈔之取其至精至要以求益於吾人之身心炯齋之於四書勤矣夫約之於心而明德新民之善無不至反之於身而家國天下之事無不備此大學之道之所以爲大天之明命之所以常存而君子之所以無所不用其極讀四書之法未有切於是大於

是者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反復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復焉是以大也昔者陸子豁然有見於道之大而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反之謂也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約之謂也上下四方天之體即吾心之體往古來今千百世之人所歷即不啻吾身之所歷故知可以無不至能可以無不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約之至也反之至也大之至也然則乾獄之言約與二曲之言反其獨有得於學子之所謂大體者歟藉以質之炯齋而未敢以言序云道光癸未秋七月

重刻吳康齋先生集序

予幼慕康齋先生之學欲求其文集讀之數十年未得今始得見之而予亦既老且憊矣亟反覆晝夜不能已庶幾賴此得聞道於一朝雖然難言也先生爲學之苦與其貧窶困阨不少變之志見於日錄者甚詳往往憂其學之過時至於夢寐之中時時驚恐或中夜痛哭而寤晝有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不能以一日寬者其與人往復必汲汲於大學論孟中庸之書而尤自勉其力於中庸或於枕上默誦中庸或夜行田間默誦中庸卒於中庸悟心學之要于是玩聖賢之言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先生之學積久

貫通非一朝夕之功也予竊思夫先生嘗以爲此心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貫穹壤又以爲無極之妙充盈宇宙該貫吾心不可須臾離然而又惟恐或蹈夫流俗架空之患與夫不能洗其心者之垢爲無窮盡心學之難也如是然則非有先生之所以爲者不能知先生之所以爲樂而於道奚闚焉故曰難言也或曰先生之樂大矣然於不亨稱門下士何也曰先生君命召不可以不行授之官則不就以薦之者非其人此不言之隱也然則先生於石氏以分則固門下士也而石氏之門顧安得有先生哉曰先生之行卓矣而其文與詩之工不工或以爲非所計然

歟曰先生不必有心於文然往往一二百字而其中蘊蓄若滄海之宏深而經訓之篤實乃至文也詩則感於性情而涵泳於道德亦天籟也豈文人之文與詩人之詩哉是編刻於明萬歷中板已久燬其書亦鮮有存者崇仁邑庠華君堂從先生裔孫邑庠君攀桂得此本欲集邑人士刻之學宮請予校定篇次且爲之序予亟欲此書之行於世故不以老憊辭然予既未能盡先生之蘊卽終不能有先生之樂而又奚以序先生之文此則有不勝其可愧之甚者矣道光甲申十一月

[illegible]武雙桂坊曾氏譜序

族譜之法所以考訂世次蒐遺補墜其關係甚亟而其事爲甚難予同年友曾君壽田嘗爲予言吾曾氏自宗聖十六代漢關內侯據公不事新莽避地豫章廬陵之吉陽其後子孫蕃衍散居各郡又十九世而適長房珪公舊公略公分三大支珪公之裔居山東者爲東宗居湖南者爲南宗其餘多仍居江右而舊公略公則皆居江右以故吾曾氏以江右爲最盛略公唐貞元間官崇仁卜居邑之會潭歷十四世鎬公由會潭稍遷檀溪又九世而廓公遷暘林皆在崇仁歷八世至汝松公值明季兵亂始遷居撫郡城

西雙桂坊即吾五世祖三傳而吾大父弟兄四人長廷瓚次兆璧次席珍幼毓璋即吾大父康熙戊子席珍公始會集略公以下諸族屬修訂譜系炳炳成帙詎迄今未及百年不獨略公以下各支之散徙者難以復集而吾雙桂坊兆璧公席珍公諸子亦俱遷徙無常或至不復可考惟吾大父與廷瓚公兩支子孫咸在吾欲遍歷諸郡訪集各支重修譜錄卒不得遂甚矣此事之難而吾之耿耿於心未有已也嚮向者壽田君之言若此今君歿又十餘年矣君弟昆田與廷瓚公之曾孫濟成等相與集議謂散者既非一時所得聚而吾兩支之在郡城者盍先次而錄之庶他

日總修之有賴以予曩昔曾聞壽田君之言因以其事質於予予惟昆田君等克善體其兄之志此仁孝之所生也故述所聞以慫其成江右諸裔將必有倘風而集者則苑遺補墜之功有不難繼起而為之者矣遂書之以為序道光壬午夏四月

擬重修江西通志地理志序 李學院月課題 限駢體 壬午

蓋自禹貢別土壤之敷周官察廣輪之數知體國必由於經野實正位乃始於辨方江右爲吳楚之交粵閩兼錯周天合牛斗之度翼軫遞分綜千百里之提封羅羅周徑列十三郡之形勝朗朗圖經洵指掌之可覩亦犬牙之易辨矣然而豫章名郡非同注左傳爲漢東江北之區南斗初躔豈得誤九江以廬州鳳陽之域況吳越之相爲比附更古今之迭有異同攷漢志以會稽屬吳與豫章同隸於斗之分躔乃唐書指豫章爲越將會稽皆值於牛之照臨因而與地廣記之書通嶺徼於百越別於太平寰宇之記絡

章貢于三吳蓋漢則統星紀以立名唐實析雲漢而紀次互有得失各見參差地旣遠於淮揚星或歧於析木沿茲首尾徒泥於一行之篇論其東西略比於淮南之訓粗陳大槪廣附羣疑聊用志之以俟來者

邑侯平川姜公七十壽序

蓋人有可以獲壽之理者二一曰私其壽而壽公其壽而亦壽私其壽而壽者龍虎汞鉛之術以煉其精出日入月之法以導其氣虛極靜篤之守以養其神胎之以月哺之以歲此知有已之生而不知有天下之人之生故曰私其壽而壽蓋石隱之流而非有志於世者之所尚也若夫操利濟之權履司牧之任則天時之旱澇地利之肥磽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張弛將之以憂勞矢之以盡瘁此不自私其生而視民之生以爲生然而志一則精聚理順則氣充無欲則神王故曰公其壽而亦壽若邑侯平川姜公之所以

爲壽者是已侯以不世出之姿念讀書不讀律之不足有爲於當世而刑名之有關於天下之人之生爲甚大簡練而揣摩之以其學游京師考律例館蜚聲於部隨星使屬車所至歷奉天四川湖廣山東江蘇等處剖析疑獄皆以明允稱得優敘擢九江府經歷每歲大府檄令赴省定秋讞矜疑實緩靡不各當遂權湖口高安上高樂安雩都進賢德化新喻等縣丁內外艱服闋補授崇仁縣丞又即署崇仁縣及萬載龍南等縣凡前後歷十餘縣平反重罪不可勝計以才能陞授臨川縣臨川獄訟繁多侯日理繁劇而不以爲勞夙興夜寐而不以爲病然是時年固已屆七

十矣望之而其容睟然其氣溫然或以爲有得於導養之術而侯固未暇及是也方汲汲然視民之生以爲生而不自私其生有以知侯他日之惠及於寰宇者爲未艾而其所以得壽之理爲無窮也或曰古之人重道德而輕刑名今子述侯之壽而徵其效於刑名得毋言之尚有所遺耶曰不然道德者刑名之本刑名卽道德之用歧道德刑名而二之自其於刑也刻而忍合道德刑名而一之者其於刑也矜而愼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侯之敬刑侯之所以成德也詩曰顯顯令德又曰保佑命之是故不煉而精自足不引而氣自淸不寂而神自固保之至也德之符也

道光四年甲申之上元日爲侯七十初度邑人士請予一言以爲之壽予因述夫壽之判於公私者爲至顯而推其本於道德者爲至微俟其以予爲知言乎

書吳康齋先生墨池記

昨歲重修臨川志舊載王右軍及謝康樂洗墨池未知康齋先生之有墨池也甲申冬校刻先生集有墨池記予讀而愛之其文曰傅君秉彝臨川驛溪人也永樂中予訪君驛溪過於知我館穀歡甚開滌硯於池君躍然笑曰他日應謂吳先生嘗洗墨於斯也由是咸知驛溪之有墨池焉君逝矣嗣子裴欲立石池上求文以記之古之君子使高山仰止之心不能自已於數千百世之下者豈偶然之故哉或性命道德之純或文章政事之懿或節義之踔絕或遺愛之滂洋或功高宇宙而不居或名揚竹帛而不有殘

膏腴馥之沾溉流風餘韻之漸被宜乎人人之深而動人之切是以懷其人必有以重其跡覽其跡必有以得其心而歆嗟慨慕之無涯矣甘棠勿翦拜草木皆可敬豈欺我哉予也立志弗堅爲學無勇徒竊虛名以詭於世傳君不以靡薄玷斯池而反取其跡豈溺愛者不明乎然强顏受俯而不辭者所以表孝思之無窮而著金谿之高致抑使覽者知予之不佞直以過情之聞誤友朋之辱庶幾反躬無蹈覆車之轍云記之言如此是故王謝之重於人者其跡也先生之所自重者吾心也故跡之偶寄無不有所惕於其心因敬書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焉

重修青雲書院記書後

客有問於予者曰吾縣青雲峰之有宋元書學以其時在城內故也自明初改城至嘉靖中遂徙學而此山濯濯二百餘年無復有過而問焉者

本朝乾隆四年邑侯變菴李公因諸生傅欽承等之請清其舊址與侍郎李穆堂先生商建青雲書院甫六十餘年而仍就頹廢或以為地僻而人跡稀之故今春濤汪君不惜數千餘金請於邑侯於嘉慶丁卯獨力修復而更恢廓之其無慮廢者之不可以復興乎予曰不然汪君勇於勸學實有見於此地之必不可以聽其中廢者夫城外僻處

之不便於設學以庠序師生有奔走之事故然若夫四方來學之士必將擇名勝之地以居之如鹿洞鵞湖之依山臨水距城或十餘里或數十餘里若是者蓋多矣未嘗因僻而廢也青雲爲邑東南第一峰其峰爲最秀元儒吳草廬先生謂其地勢亢爽喧囂之聲塵雜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習爲宜此汪君所以毅然爲之而不疑也且卽其家中教諸子孫讀書築端巔山房欲其學以造極爲歸而因推其意以及於邑中之學者俾居第一最秀之峰得共成其最上第一之學若登高者之必躋其巔然此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吾知仁人用心之誠其效當與此山

問其悠久又何慮廢者之不可以復興哉工旣竣上其事於
朝得議敘鹽課提舉司提舉于是邑人士咸知
聖天子崇學之至意相與彬彬來學者日衆草廬先生所謂俾臨川爲洙泗者蓋將于是有厚望焉矣至其建置規模之善經久之計前邑侯筠谷秦公記之已詳茲不具論其仁與勇之效如此客喜而退遂書於記之後道光壬午秋七月

魏靜軒學要書後

是編皆切己近裏之言洵得爲學之要者自敘謂少讀顏淵問仁章有感自是頗致力於視聽言動之閒蓋非如此用功必不能如此此言之切要也昔夫子不以仁許人仁之道固甚難然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觀其語顏子在視聽言動此可謂近之至人人可爲特自不爲耳夫視聽言動其目也其根本則在心顏子之事斯語事於心也視聽言動一根於心是編謂聖人與天地合德一言以斷之曰純亦不已顏子之事於心學聖人之心之純也讀是編皆汲汲於心其足以策勵神明者大矣敬書之以誌

勿忘道光癸未夏五月

陳蘆村格致補傳說書後

名一鴻字玉輝崇仁歲貢說凡三十八段

大學首重格物致知以爲誠意正心之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朱子補傳歸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因其言尚簡又作或問以申之謂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又云次而及於身之所具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身之所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之理不異於已物之理不異於人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是乃上帝所

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後儒因卽凡天下之物一語竊竊然疑之豈未觀於或問之言歟是編以卽凡爲凡事豫則立之凡猶隨也隨物隨格隨理隨窮此足以釋後人之疑其他層層辨析反復詳明而尤莫切於萬物皆備之說太極皇極之義與夫辨別是非若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蓋深有得於朱子或問之言而久以是通於陸王之所以爲學而浜其異同之見則實有以格其心之物而得其所同然者也

竊嘗以爲人之學視其所爲學以爲己則於朱子之言物
陸子之言心方汲汲然致力於其閒以同歸於道學以爲
人則彼此異同之言日出而爭勝反以失其心而於道毫
無與焉是編窮格物之實而不病於陸王之同異知其篤
於爲己之學者深矣道光癸未十二月

贑縣鍾氏義田規條書後

大李讀鍾敬亭先生義田規條不禁慨然有感於中也昔大奎初試仕版先君子松軒府君曰倘他日廉俸所入能撙節羨餘稍為義田之計斯幸矣乃歷官前後二十年卒未能有以成先君子之志遂為終身之歉今讀先生建義田所立規條措置盡善又所以為經久之計者可以行之世世而無弊何其仁且厚也先是先生大父玉巖公有欲建義田之志先生父文庄公兄弟體親意先捐田租六百石備荒減糶公殁先生生母王太恭人綜持家務族中貧無告者日給錢米歲以為常又復撙積多年為義田貲時

先生以刑曹出守嘉興數載以廉能著稱嘉慶己卯引疾歸養越道光壬午太恭人臨終以累年撙積遺命速置義田先生于是并分受之業共置田租一千石爲義田贍宗族又另貯倉穀一千石與前公捐田租六百石均永爲平糶之需先生與太恭人之仁至矣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先生之仁先生之孝思所積而成也爲仁之本不信然與甲申之冬先生以所建義田規條及平糶倉穀章程將勒諸石大奎既有感於中爰拜手敬書其後於戲先生體太恭人之心以爲心是心也千萬人之心也知必有覽之而奮然以興者

擬覘臺文昌閣柱聯跋

杓旋魁戴揚天紀堰合臺分轉地符　按緯書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北斗藏文昌自乾攜巽郡有文昌堰金石臺堰合則臺分水自巽趨乾迎天紀也人能法天之紀神其啟之矣敬作十四字以獻浙北壬午鼎平月

原少金石臺三字

曾君照字以占得蠱之鼎卦求爲之書

曾君名學誠南城庠生

此卦示人以心象也心有無形之蠱亦有無形之鼎人心蠱也道心鼎也知止而后有定鼎也其本亂蠱也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蠱也得其正鼎也凡妄念卽蠱正念卽鼎心之鼎器定則蠱消而皿之用利以占讀書科名雖登鼎甲可也否則心亂而蠱生矣鼎曰元亨蠱亦曰元亨覩乎人所以占之占之維何曰利貞未有不貞而元亨者此不言之隱也余不知占卜法以理斷之則如此道光甲申夏四月

書太乙數一則

世所傳太乙數鄙陋無稽前於羅位齋孫臨川兩書中論之詳矣今再考其法自上古甲子至本朝道光元年辛巳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年以邵子元會運世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法除之得七十八次元會運世共除一千一十萬八千八百年再以十二會一萬八百年之法除之得子丑寅卯四會共除四萬三千二百年尚餘實三千七百三十八年得第七十九元之第五辰會第十一運第五世之一十八年不知爲此數者何人乃能於此次元會運世之内推而上之四萬幾

千餘年子會之初又推而上之至七十八次元會運世之初以爲上古齊元甲子雖起盤古天皇氏而問之亦必不能卽謂元會運世之說或不必果然亦斷無有能推至荒遠以前一千一十五萬幾千餘年之甲子者吁世之溺於數學者大率類此矣

奉直大夫涪州刺史張君傳 辛巳

予至蜀之次年得與晴湖張君交十餘載君衔身治民汲汲於古人之所爲蓋惟予知之最深君亦契予最篤嘉慶丁丑君引疾去越五載予亦乞病將歸君子利貞求爲君作傳予遂樂爲之書

君名師范別字晴湖江蘇陽湖人幼慕范文正公爲人取以自名讀書懷遠略乾隆壬辰君年二十六游蜀時方征金川以薦入軍需局並參布政司幕事論功授巡檢未幾藏蠻不靖君隨幕府赴廓爾喀營蕆事復委轉運糧餉君單騎經雪山絕徼數十晝夜凡輸餉州縣及所經各官司

餽助以累萬計盡卻之事竣陞縣丞値苗民作亂嘉勇貝子檄君隨營歷貴州湖廣所屬松濤銅仁諸路分辦撫卹事宜歲大癘疫君請大吏設粥廠施藥餌君日詣廠拊循之必周徧所活無算論功陞知縣歷任榮經什邡新繁等縣事所至多惠政嘉慶元年教匪滋擾經略檄君入軍需局辦事前後八年勤慎周密教匪平以知州陞用仍留制府幕凡七載辛未袪任涪州時州民販鹽者聚眾爲患君至誅其爲首數人盡釋其餘黨被脅從者民大悅歲屢旱君設策備荒無遺算癸酉甲戌旱尤甚眾議請於上官發粟賑糶君曰必待請而後行則民死無噍類矣乃先發粟

而後以上聞民藉以活者幾千萬人涪素稱繁劇喜訟俗刁悍難治君以廉明鎮之案無留牘雖世家巨族不敢干以私發奸擿伏咸以爲神數年之中風俗移易幾於刑措其他增義學修文廟嚴保甲廣教化善政不可殫述丁丑君引疾去上官慰留及士民攀轅以請者日衆君以年逾七十決計歸是冬制府爾堂蔣公莅蜀聞君去爲悵惜久之君居官不務赫赫名所至雖刁敝未嘗用嚴刑峻法率以德化民以勤治事事無不治而民無不服滎經河水爲患屢築堤遇雨輒壞君親督畚挶晝夜不懈四十日不雨而堤成民以爲精誠所格建亭其上名曰張公亭莅什邡

新繁俱未久而至今猶誦君不衰去涪之三年民思君不置相與立生祠歲時祝君壽考作文勒碑以誌其事蓋以德政孚於民心其效如此聞君里有季札廟廟前隙地為眾作踐君十歲時每自里塾歸必掃除問之曰是能與聖人為友者吾凜凜敬之于是作踐者不至蓋自君幼已能以德化於鄉宜其服官之必有效也長子利貞亦以軍功由富順令陞崇慶州知州幼子以貞候選府經歷俱能袛率父訓並知名

論曰君佐理軍務前後二十餘年歷官州縣以能吏稱人皆服君過人之才然自君補涪州時與予書反復論執簡

御繁之道又以書論習俗澆漓何以究其不測之變詐且何以返樸還淳何以泛應曲當凡君所與予往復皆燕說於古聖賢之用心一切所有事至周至悉及解組後與予書則又以爲雖獲無事於心而雜念往來譬水清爲泥所汩必使濁者徐清有以還吾固有又書謂生平無他嗜好尚喜作詩亦恐或傷吾性然則君始終澹然儒者古所謂有道之士以心法爲治僅以其才能過人者非知君之深者也予故爲敘而論之若此

宜黃鄧官賢傳略 選宜黃縣志另甲申正月

鄧官賢字建侯號衡山宜黃人順治歲貢讀書足不出戶純修確踐深造以道尤嗜易嘗倣焦氏易林作讀易齋爻書十六卷自敘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察古今之變通難稽之情其書初名續繇後改題曰爻書以爲不敢附繇亦不敢附易林費則繇與林皆言數此獨根於理以發三百八十四爻之蘊臨川紀大奎序之以行謂此書心學非數學蓋焦氏之旨之所不及也性孤介高吟慨慷恥求知於人惟與臨川傅平叔占衡最相友善有竜書堂詩集十四卷衡山雜錄若干卷

宜黃應昇傳略 弟是姪麒麟附[illegible][illegible]宜黃縣志局 癸未正月

應昇字上治號仙溪父球敦尚行義入郡志篤行傳昇六歲能文十歲與兄鼎應童子試學使呼與語欲取之昇曰鼎兄也遂錄鼎逾年昇亦補縣庠與弟是晁昂並著名鼎早卒晁昂亦繼殞昇與是二人友愛彌篤昇登康熙癸卯鄉薦己酉是亦雋均以母老久不與計偕一日母趣二子往至蘭谿心動翻然歸則母果以思兒廢寢食遂終不往比選及亦皆不就終歲侍母兄弟共寢母側值山寇至閭巷驚竄無人跡母病微息奄奄不可與兄弟伏牀第或亟勸走避泣曰賊亦人子豈生空桑耶賊竟去均無恙後俱

以壽終臨川徐澄萬春溶爲刻二應合稿行世蔡九霞選房行八名家昇兄弟在焉

是字敬非少事力作晝與樵牧伍夜則讀書登康熙己酉鄉薦明年落第歸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與仲兄昇同寢處母側並以孝稱事詳昇傳時達官多慕是名造廬來訪是終隱居不出潛心性理諸書每侍母恬睡卽於牀頭肆力撰述著有紀孝編作忠編友于編列女編及縱釣居集八卷最後著讀孝經一書七年乃成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時年八十六以老病辭子麒同舉亦以親老辭是早歲淸癯晚乃豐頤垂腴神王氣爽年九十卒次夕有星大如箕

隊舍西乾隆壬辰採取天下遺書撫臣以讀孝經進
呈嘉慶辛未
國史館採書以縱釣居集進
呈臨川陳之蘭同邑符秉龍曾爲纂次年譜人稱爲敬齋
先生
麒字石祥號頑谷是長子康熙丁酉舉人生有異稟讀書
一目數行精詩古文詞工書法試諸生時冠軍三十六與
臨川李穆堂紱金谿馮夔颺詠同邑藍石塢千秋倡結詩
文會尤以忠孝經濟相講礪名噪公卿自中丞方伯以下
爭延致之會辛丑宜黃南城寧都三邑姦民作亂撫軍將

發重兵殲之麒在幕中曰此輩烏合以先聲振之卽散何必多人撫軍從之遣千戶某趨宜黃麒夜馳歸白郡縣亟出示令自首免罪十餘日盡散鄉民安堵雍正元年與父是同舉孝廉方正以親老力辭後又舉博學鴻詞科亦不就麒濟於仕進晚築別業曰臥遊聚徒講授所著碩谷文集北行紀事草又臨有黃庭經樂毅論東方先生像贊聖教序十七帖等石刻行世弟麟

麟字周呈號坦園是幼子乾隆庚午舉人性孝友讀書務躬行心得爲文別開窔奥不名一體與兄麒俱名噪公卿

雍正丙午

詔直省學臣舉品行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士送部學臣首以麟薦趣領咨以親老辭不赴構別墅琉屏山房疏解五經性理諸書評點諸子百氏文集晚尤嗜易謂周易一書都是以人事挽回天道著有易經碎言詩經旁參春秋剩義乾隆壬辰採錄進

呈又有屏山堂集江右古文選四十卷嘉慶辛未

國史館採取進

呈又有屏山制藝百餘首行世嘗言忙迫時不可無鎮靜心暇豫時不可無警惕心熱鬧時不可無收斂心拂鬱時不可無彊毅心人以爲名言卒年七十五

宜黃余星傳略　送宜黃縣志局 甲申二月

余星字象恒別號未孩世居宜黃俗七都安貧篤學深造以道乾隆乙亥補邑庠生著有四書寤思略六卷微辭奥旨皆自言其心之所獨得又著曉籟篇四卷錄其說理雜文四十八首自敘以爲平旦之近好惡幾希一綫之存無人無我又云時行物生水流花放人心動靜兩閒之大命古今之至情天人顧盼淡漠相於適然而有適然而無此可以見其所得之深且遠矣作文幽邃不與世合唯獨求其心與理之所是以諸生䠞場屋數十載不少貶臨川紀大奎序其文百餘首金谿楊春圃詵見而悅之謂其人非

近今之人其文亦非近今之文擕行篋中五載遊歴所至
遍以示人無有知者惟諸城王侍御春吉見之歎曰是眞
能瀹心靈而抉聖奥者爲作序歸之嘉慶丁卯省試年七
十四
恩賜副榜戊辰
恩科賞舉人或勸赴禮部試以老不復往猶扃戶嗜學以
終其身癸酉年八十歲卒

處士曾君家傳

余友曾君壽田以深潛醇粹之學未獲顯於世今其族方修訂譜乘幽光潛德之士皆當記其言行垂諸奕禩如君者尤不可以不傳按君諱祐壽田其字別號賓亭性穎異篤學好古童子時即善詩古文兼工四體字年十七補郡弟子員累應省試不售乾隆己酉督學覃溪翁公重君學行貢之成均赴廷試一時公卿聞其名爭欲汲引之君以母老試畢即歸教授生徒自郡守以下咸敬禮之甲寅登鄉試副榜君固澹意進取泊如也嘉慶丙寅卒年五十八君與余交最久素寡言及考辨今古滾滾不竭余每詣

君必出所購古書籍貫穿疑義狼籍几案間夜分不輟尤嗜易嘗語余易中象數不可窮詰然穿穴無益惟程傳體用切實又謂來氏易圖得乾坤之縕然必以錯綜論爻象則非也南昌龔畏齋師爲郡教授常召余二人講易師以八卦字由後天製證後天伏羲作惟艮字渾奧君言艮字目下匕於會意爲反見見从人說文匕反人也眼从艮古文亦作𥃩能反見則無不見矣余因演其意作艮卦字說謂艮當藏用之時故以反見爲見之根也君素精字義每爲說文所未及凡與余論經義多出余意表此姑述其一二壬戌余赴都與君別每夕依依燈下若不知所爲此至

蜀聞君卒余泫然哭之以詩詩曰別君五載餘思君數千里笑語若山河神明相尺咫悲風自南來忽聞君已死與君同切磋與君如兄弟結交四十年交孰與君北一朝成遐棄吾生茲已矣有過孰與規有善孰與砥我力已昏頽君年未指使天道竟何如人事有若此人事多變更此情曷終始又曰人之有大患以其有此身此身既贅疣憂患能不陳與君同學道君志邁等倫人事相蹉跎合意均水伸我生每多困君亦長處貧相望不相見跡附空神親君今竟何往無乃太處鄉君果棄身去而我猶爲人生死苟一致安用此逡巡寄言桑戶子攜手反其眞嗚呼君學博

行高事親孝交友正故能使余為之悲歌若此因并書遺
其族蓋將有感於斯文道光癸未冬十月

修職郎新淦縣教諭李君傳

君諱昇字陞階別號力軒世居臨川瑤坪父廷東里中宿儒君幼受庭訓年十四即善屬文每借題慷慨指陳古今賢佞灑灑千餘言父曰少年能議論固佳君他日以才人自位置則非吾所望自是作文謹法度弱冠補邑弟子員乾隆丁酉以選拔貢成均家貧不能治裝僅置一粗繭袍貰絮其中母慮長途苦寒君曰心無累則氣充氣充則體自煖矣聞者壯之　朝考後充四庫全書館謄錄在京數年不妄交一人有勢家欲延爲記室介紹者曰此富貴階梯也君曰往而喪己所失已多遂不往乙巳辦書期滿議

敘歸丙午選授永寧縣教諭縣在萬山中見聞固陋學者
囿於風氣君多方訓迪每見諸生問所讀書外尤必細詢
家事考其行誼心術導之以禮義耳目既移咸知以及縣
門爲恥青衿中無逋賦無訟事者垂十年士涵濡日深往
來請益若家人父子遇公事如修　文廟改建　文昌閣
開七谿嶺路費皆不勞而集縣去郡五百餘里河流甚惡
赴試者險且費君請於守俟學使者臨郡有期檄補府試
人咸便之邑有農婦十九歲孀母以計奪之嫁婦堅不從
守志四十餘年君具文請　旌長吏曰毀其母以表其女
非訓也君曰柏舟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姜將不得爲

守義乎卒得請有氏僕以忠被䘏僕力作自食有餘卹陰
付主家主卒不能具斂類僕舉喪或勸僕婚曰奚爲欲世
爲僕乎君聞之爲脫其籍其風厲節義多類此嘉慶庚申
以母憂去去之日祭奠塞途自辰及酉始得舉柩登舟壬
戌復丁外艱君居喪盡禮營宅兆親負土石哀泣如孺子
服闋主本縣青莪書院講席三年多所成就庚辰補新淦
縣教諭訓士屬學一如在永寧時嘗謂教官非無事可爲
人自不爲耳道光癸未卒於官年七十二有子四人孫七
人曾孫三人君天懷磊落無人我町畦之見視富貴如夢
幻累應省試及三試京兆皆不遇官永寧時聞一挑秋闈

中乙卯副車君陶然自適無所蔕芥訓諸子孫讀書居官必以誠爲本長子培勳爲江蘇上元縣淳化司巡檢孫同叔爲高淳典史君曰官無大小皆當各盡其職所謂誠也君第三子培謙以善詩古文知名於時登壬午進士分發山西即用知縣君曰州縣事尤繁難要知淸愼勤緩皆自一誠中出誠則此心洒然無累矣君得病時左手足痺攣不伸屬纊後不揉自直擧體柔軟如生面貌睟然知者以此爲葆性完眞之驗云

論曰昔予與君同赴京　廷試靑燈襆被相與究極身心性命之學凡七載君嘗語人近世養生家以導引爲性命

之學此哀也且人境有萬心止一耳以一遂萬而富貴貧賤得失毀譽之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皆從其生雖導引奚益焉心不逐境則四書五經中皆有養生訣奚以他術爲君所學如此此故能保其性完其眞也予考橫渠之言有沒與老氏之言生死其旨不同君凡事一順其大其斯爲得西銘之理者歟

節孝楊母吳孺人傳

孺人姓吳氏字景椒金谿十六都吳軼凡女同邑原任浙江巡撫楊柏溪先生長子祖培繼室祖培初娶官氏三月而卒乾隆甲辰冬十有二月孺人年二十有一歸于楊先是祖培讀書攻苦得喀血疾至是復患疳昏之日疾大作孺人與姑王宜人晝夜扶持視湯藥屢易醫不效乙巳三月遂卒年二十一孺人哀慟絕粒欲以死殉姑泣勸乃已時柏溪先生官刑部是冬以封翁睦亭公自瀘溪教諭致仕歸與母聶宜人皆年老乞養旋里數載中先後遭內外喪孺人隨姑哭泣甚哀壬子姑又歿孺人痛姑累年以煕

子致病朝夕忍淚相慰今竟不起摧慟泣血又欲以死殉姑繼又念庶姑王氏一人摒擋家事爲難郎又以爲義不可死盡孺人之審於禮如此甲寅隨翁官京師與庶姑黽勉有無勤儉如貧家婦翁藉此得不匱嘉慶庚申以刑部員外郎授陝西延榆綏兵備道明年孺人歸祭掃厥後柏溪先生歷任安徽江寧等處藩臬暨巡撫江蘇湖北調撫浙江十餘年所至孺人數往省覲率半載歸每祭掃必哀泣終其身孝思如一日乙亥得奉

旨旌表孺人遂以積年翁給廉俸立祠奉其夫祭必盡禮其他儉約悉如翁在籍及官京師時戊寅柏溪先生左遷

三品京堂降禮部郎中庚辰奉假修墓在籍贊𦊱見孺人
操理家政積勞成疾慰問之餘私輒太息不已道光元年
辛巳孺人夫弟內閣中書慶救之次男紹濂始生癸未正
月孺人請於翁以紹濂爲大後禮也是歲年六十病益劇
寢牀褥數月矣一日忽早起坐櫛髮沐浴焚香更新衣神
氣淸徹家人驚異咸來問視孺人則含笑端坐而逝時七
月朔之四日也衆謂孺人自始昏之夕至於夫亡衣未嘗
解帶無夫婦宴好之情而痛夫出於至性非人所及宜有
異時柏溪先生在郡城聞之悲痛甚旣而歎曰吾痛節婦
之苦有不可解者今其終乃若此庶可少慰矣

論曰易言死生之說惟原始反終者知之故禮經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爲得天地之性者而言若性無所反氣散則亡烏覩所謂歸于天者乎孺人之節如是其爲節婦也實貞女也貞者天地之性孺人得天地之性反而歸焉其豁然自得於死生之際宜矣

劉母陳孺人節孝紀略

母姓陳氏宜黃太學生諱成基女進士諱洪書姪女幼讀內則女誡通大意適本邑儒士鄧熙鵠年二十六夫歿母哀慟屢絕念舅姑老一子方五歲勉自存家貧以紡績易甘旨而自嘗忍餓每冬爲舅姑置新絮而自衣敝襖舅姑歿葬祭悉如禮夫兄弟六人俱貧子映紅稍長令兼習貨殖所得每分給諸兄弟舊產出售悉以價讓之僦居郡城因一女適郡城饒故相爲依倚俾映紅得悉心湖海映紅嘗大江中遇風浪前九艘皆沒舵且壞忽正頃刻抵岸人謂母德之報平居足不踰閾限鄰族罕見其面操持拮据

數十年無怨尤嘉慶八年有司爲請

旌給銀建坊如例孫六人母謂映紅汝父篤於友愛今四叔六叔俱一子早世三伯一子亦無嗣次孫生時我私祝若男當繼四房第四第六將生亦私祝當繼二房六房汝宜割私愛慰汝父地下置產仍均分映紅悉如命母教子及諸孫督讀書甚篤映紅雖治生仍兼令應試入縣庠長孫廷鍇赴京考取供事議敘府經歷發山西三廷鏸四廷鏓五廷鉽皆縣庠母親見四世一堂已卯卒年八十四道光癸未邑方修志乘映紅君余姻屬因爲紀其略俾上諸當事備採取焉

節孝余母婁孺人贊

孺人姓婁氏臨川邑庠生婁步待女適宜黃儒士余淵潤讀書攻苦得疾歿孺人年二十三觸棺號慟至折齒中夜投繯家人驚覺摧門入解救得不死姑泣曰我老汝當與姒同扶持我奈何死孺人乃已姑病篤割臂肉和藥以進病頓愈撫兒公孝廉濬之四子瑨爲夫嗣平日端默寡言居處澹泊終其身如一日乾隆壬子有司爲請

旌建坊如例又二年甲寅卒年七十有五孫五人曾孫三人大奎於孺人爲從姪壻謹拜手而爲之贊曰

事姑以孝報夫以節撫姪綿祧孫曾秀發

皇旣褒之
天寶佑之以衍以興母德懋之文明之松梨溪之月參天
照淵永況貞潔

饒芝谷像贊

君之不遇於時謂命可聽乎天而學必求諸己君之不諧於俗謂言或不由於衷行或不順於軌故其見於躬行乎必如砥直必如矢而其發於文章敷於言論不徇乎人而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道德爲之根忠信植其體人曰是其所以異於人也君曰吾奚異於人也乎哉吾聞之先儒千百世上下同此心同此理於戲斯言也非君之誠其孰能不渝於此

題黃對㙜遺像

於乎君去而遺像存予拜瞻而涕雨維仲春之月朔聞君將命駕乎我所欲有所白於予者予爲之欣望而延佇忽將發而病竊乃數日而君逝矣遂不得而聞其語於乎君之所欲言者何言耶必將有感於疇昔之所共舉蓋嘗慨夫象山先生之所以誨人者貿乎遐哉既曠世而莫得遊其宇至若草廬康齋明水諸先生之背又或近時學者之所未得而盡覩近則𫍲峰先生之論太極我峰先生之講幾希當時聞者既未能有所傳述今亦幾幾乎無從而探其緒嗟我生之易邁歎逝者之不作欲究乎此必於天人

始終之際誰燭其昏衢而啓其扃戶是皆君之所屢言不一言者瞻遺像而恍若怦怦其欲吐庶其告予於夢寐之中若疇昔之相與俯仰於今古道光甲申十二月

例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太學生永堂蕭公墓表

壬午

公姓蕭氏諱聲標字志堅永堂其號先世自吉水遷興國十九傳至公曾祖諱有昆祖諱立寬皆有隱德父雲隨邑庠生積學礪行爲士林重生子七人公其三也幼聰慧邑庠公每於夜分命至前爲説書一二章及詩古文皆了然於心開授以珠算歸除歌訣公諦視曰此不須熟記吾已悉其法試之不爽父異之年十三遂令隨仲兄學營運凡百工諸藝一見輒解弱冠後綜理家務爲諸弟營婚娶二十年未嘗以一錢入私槖筦先祖各祭產司出納核實釐

弊擴充義學田租義倉穀石族黨賴之家雖貧人以窮苦
告者量力賙助無吝色有賈客同交易贏五十金未注簿
籍久弗問公知其遺忘出己所注簿籍比對如數償之客
詫異曰吾久歷江湖閱未嘗見此人也嘉慶庚申邑大水
鄰境浮屍順流而下公鳩貲冒暑乘舟沿河撈取其停屍
兩岸沙泥壅沒者親爲啓出悉葬之甲戌黃河決流民入
江西界每數百爲羣闖傳所過州縣發屋拆木等事有壽
州男婦四百餘人抵境邑人咸閉戶不敢出囂聲騰沸壅
塞衢巷公曰此必有渠長揖一年高者語之曰幸無譁當
爲爾丐鄰族錢米以贈于是眾拱立以俟公謀諸族鄰亟

取公項錢給之令出境無一人譁者不旬日鄰邑有流民械鬬之案殺三人傷十餘人即前所遣壽州男婦人以此益服公之遠識公善排釋紛難歲不下數十事人既服其公正又樂其和易當事耳公名初下車輒先造廬公惟一報謁非公事不更往壬申邑侯俞公之鈺議建瀲江試院以地方素信服公敦請任其事公雅不欲設局糜費雖綜司鉤稽諸務紛繁仍歸食於家一切布置極為周詳踰年試院成巋巋焉白邑人士咸德之公脫略世俗雖經營治生然不戚戚於貧暇即讀書嘗謂開卷有益生平奉為四字符人謂公恂恂有古儒者氣象云公生乾隆己巳二月

初五日丑時卒嘉慶庚辰五月二十三日午時年七十有
二娶李氏生子七人教之讀書必以聖賢爲依歸戒勿與
聞家事長子朗峰四子朗嶧尤穎異自童子試及補諸生
歲科試省試公無不偕行凡道路居停器用服食親爲料
簡惟恐以他事分讀書念朗峰登嘉慶乙丑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即乞假歸稟請留家侍養公許之疊主濂溪道
南等書院講席公每過而悅之謂朗峰曰苟能曲成後學
即所以報
國修脯所入足資養贍何必祿養聽街衢呼唱聲不如聽
誦讀聲可樂也其愛讀書喜澹泊蓋如此孫男五人曾孫

男二人女四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二人朗峰等以庚辰秋七月葬公於蕭家林中山寅向道光壬午九月以書來乞表其墓予與公長嗣君交十餘年凡所與予往復論學書不離孔孟之言與周程張邵朱子之說蓋本公之教如是予故樂爲之表其事俾覽者躍然知凡欲教其子讀書學聖賢之道當以公爲法凡欲體其親教子之心務爲聖賢之學當以公請予朗峰等爲法

州同覲廷曾公墓誌銘

公姓曾氏諱拜埈字對揚別號覲廷先世世系出南豐文昭公肇之裔文昭公本世居臨川公六世祖元紹自邑後湖田徙居西田里高祖鼎臣曾祖澮俱邑庠生祖殿桂以太學生考授州同生子三長輝公本生考次煤太學生幼炘早世無嗣以輝次子爲之後卽公也公時年十一母劉太安人苦節撫養公以太安人勤儉操作終歲匾盡家事甚勞以故稍長卽慨然有四方志請於太安人太安人念家貧然慮子遠遊意未決里中汾陽廟神素靈異禱之得籤示屢經十萬貫何必上揚州之語遂遐 百發皆同人以爲

巽于是咸知公有夙植故能膺神注若此公遂不果行居
家勤礪生業計每歲所入布衣粗食外節其餘稱貸鄉里
人樂其和易按期以償無或負者甫二十餘年所增置產
已數倍于初年四十七忽患浮腫疾臥牀數月太安人禱
於神夢神告以黴粥當愈食有餉故仁者煎服未畢而愈
蓋自是終身無疾苦焉公家既漸裕于是賙貧恤苦凡濟
人事無不為負欠不能償者輒還其劵每當春夏之交市
米騰貴減價出糶歲以為常太安人年七十公援例以州
同職請封得 貤嗣父儒林郎母 封太安人比卒公哀
毀葬祭悉如禮晚年好善彌篤郡東跨汝水建文昌橋自

宋以來屢修屢圮乾隆庚戌水漲橋耑傾十餘丈民病涉
嘉慶癸亥公首建議興修衆有難色公時年七十餘慨然
爲具狀白郡守捐銀設局出白金二千兩并以塵舍儻金
一千餘兩爲鄉人倡于是闔郡踴躍樂輸人謂此舉非公
不克成是歲六月公卒遺命子金祥赴局趣與其事蓋公
利濟之心肫肫篤至至于没身不懈有如此公生雍正庚
戌某月日卒嘉慶癸亥六月日年七十有四配李安人副
室周氏方氏子三人長金祥分發雲南知縣署南寧大姚
奉公訓皆以清廉稱次金鋐候選通判幼金鏞俱方孺人
出孫二人女四人孫女二人金祥等于道光二年十月葬

公于某山之原以狀來求誌其墓竊予與公族弟壽田同補郡弟子員相友善因得交於公公豪爽質直與予最契故不辭且爲之銘銘曰

公生正直爲神所佑故志之所立事無不舉善無不就衆人誦之終身如一予孫承之世守勿失吾爲作銘以誌其實

梅太母王孺人暨嗣子太學生東溪君冢婦曾氏姪

婦葉氏墓表

孺人姓王氏臨川上麓里太學生曉堂公女十三歲失母事繼母以孝聞十七歸宜黃梅盥齋歸二年而夫得淚注病漸成痼疾孺人勤侍湯藥二十餘年未嘗一刻離生四子皆不育僅存一女及夫病不可起請於姑欲以夫同母弟之子仰洋爲夫後時方十一歲天姿清越引叩夫臥榻前甚喜孺人勤勞敎訓越二載乾隆庚午立繼書次年辛未夫卒孺人年四十歲哀慟幾絕念姑老嗣子幼勉力支持欲以成夫未竟之志于是爲夫建祠置祭田自夫以上

至姑祖咸祀焉奉姑同居於祠數載姑歿於公產外增二
百金助喪葬如禮嘗捐貲邑學宮助試士卷貲歲饑糶堡
米贍宗族其他培祖產修橋梁廣施捨皆竭力爲之曰此
吾夫志也蓋終其身毋爭不忘夫志有如此生康熙壬辰
六月日歿乾隆戊申六月日年七十有七嗣子仰洋字富
川號東溪太學生自幼即能奉母教得其歡心凡孺人建
祠施捨一切諸事君無不盡心經理委曲悉協雖所費不
貲毫無悋惜生平排難解紛勸善規惡至老不倦一如孺
人在時娶曾氏及副室葉氏皆一心助理勤勞以克成孺
人之志君生乾隆戊午六月日歿嘉慶癸酉六月日年七

十有六曾氏生乾隆己未二月日歿嘉慶丁卯四月日年六十有九葉氏生乾隆甲子八月日歿嘉慶丁丑四月日年七十有四孺人有孫六人長允槐太學生次允榛四允桐邑庠生幼允柄太學生曾氏出三允栁五允棟葉氏出曾孫十有二人允槐之子貞元允桐之子兆元皆邑庠生元孫五人允槐等卜於道光癸未十一月葬孺人於本里車上輸坑之陽以東溪君夫婦暨副室咸祔葬焉錄行狀求表其墓孺人孝慈之德足以裕後東溪君夫婦踵而大之子孫曾元蒸蒸日起非偶然者遂書以爲之表

從兄龍川先生嫂汪孺人墓銘

先生諱肅字龍川別號靜菴世父石潭公第三子幼讀書質鈍終日默坐年十四忽一日豁然有得援筆成文自是敏捷異常人奇之二十一補弟子員省試屢薦不售居家授徒多卓犖蜚聲庠序人目之曰此龍川先生弟子也嘉慶丙寅年六十四卒娶汪氏亦終身靜默道光辛巳年八十卒子應鑾應鏊孫二人女一人孫女二人壬午十一月合葬木魚山從弟大奎爲之銘

天賦異質由鈍而啟馳騁古今縱橫經史[illegible]發其扃孰牖其衷奇哉一日乃豁斯通兄曰無他唯默與靜靜以生明

默以守正豈惟一日用之終身軒冕非榮巖壑皆春秩秩
倫常雍雍弟子君子之樂疏彼易此夫婦造端內外合德
孚於家庭安於窀穸鬱而不發其後當興山川孕毓永祝
斯銘

復汪芝亭太守 癸未九月

八月二十日奉到釣函知六月間因傳信之誤已作輓句云云深感交情之至不以死生而有間爾因憶昔年曾夢見家中設奠第一幅祭文乃君家堯峰先生誄曰堯峰尚在然何因致此醒而異之今讀輓句恍若前夢閣下殆堯峰先生後身耶然此猶祇是兩人交好之私讀至答宋小岑太守以奉三無私之說病中爲之躍然乃眞不啻有起死回生之力因思經傳中語心體之大未有踰於此三言者能令朽敝之人頓有一團生意在方寸中從此息息體念以至於死而若或有見於其所不亡者則名言之施及

於死友者至矣又讀答王太守書掃除數說而反之於可據之一心竊以爲亦祇此奉三無私以同體於天地日月者之爲大可據耳此惟閣下乃能行之行之久而熟焉將與之化矣奎於此不能再贅一辭想閣下亦無復更添一語直將終身以之以及於天下國家者也奎病如前想戇言之錫行將不蓮奎當笑而受之矣

合州修城堞祭告城隍土地祝文己卯九月立冬後三日

竊赤水匯西漢之源流合州爲東川之保障惟城池克臻乎鞏固斯民物咸賴以安全乃風雨之剝蝕有年而雉堞之嵯峨非昔大奎等謹乘農隙之暇用召工作之勤擇於今九月二十四日表乙亥之建於璿璣謂北極璿璣即黃極遡癸未之辰於井絡指分野修其式廓彰厥崇墉庶幾協安吉於坤乾謂納甲磐石永奠從此覽河山之帶礪沙浪無驚富庶廣垂於千郊仁讓全封於比戶虔抒昭告普逮神庥

合州拆修大南門祭告城隍土地頌文己卯十月

陽山之陽涪水之濱峩峩金城作鎮川東大者南門古曰阜民歷數百年疊遇奔瀾剝土如擊裂石若斲迺召羣工罔敢逡巡辨方審歲體察根原解釋衆疑日者之言奎拜稽首禱於城隍稽古甲子上中下元洛書布列先天後天九宮八卦貫串循環己卯之歲太乙中傳洞開豁達是曰休門休祥雲集瑞應駢蕃八方無迕衆恭不干乙亥之月朔日庚寅震乾交接品物咸亨癸未時復九紫光明天祿天貴咸萃茲辰乘時修築不日而成迺協洪範迺叙彝倫奎拜稽首孚于有神神迺孚佑佑此金城陽山之陽涪水

之濱峩峩如新永鎮川東曰大南門永永阜民神永阜民

鑒此頌文

是歲五黃在離或疑南方不可動故作此祭告以釋之

什邡回任諭士民告示 丁丑九月

諭士民知悉本縣自十一年莅任以來夙夜兢兢惟以風俗人心爲念所有二十四條告示各種朮敎告示及種種一切告示爾民聞久已聞之熟悉并列刻散布足徵向善之篤近數年閒編查保甲復於十家大牌恭錄

聖諭十六條及民閒應遵應禁各事牌列牌內俾令家喻戶曉十哉之中士敦禮義民尚孝友而什邑淳厚之風播聞遠近本縣署合州年餘無日不睠念斯土今幸復回本任誠恐爾士民於從前訓示久而漸忘合行出示遍諭爲此示仰爾士民等務須恪遵保甲章程十家聯牌各將本

縣所書十家牌上

聖諭十六條及示禁各款家家傳誦戶戶學習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久久無間誠能如此豈復有逆理犯法之人豈復有不孝父母之人豈復有兄弟忿爭夫婦乖離宗族背戾親鄰搆怨之人豈復有好訟挑釁逞誣陷之人豈復有欺孤虐寡瞞心昧己之人豈復有不務本業游手好閒之人豈復有賭嫖浪蕩傾家破產之人豈復有結黨成羣拈香拜會之人豈復有佩刀持械逞兇鬬狠之人豈復有甘心爲匪不顧廉恥之人同牌之內一家不爲善九家舉發之行見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則爾士民豈非

熙熙皥皥之民上天豈不賜以熙熙皥皥之福善氣感召年年豐稔處處康阜官斯土者將與爾士民共享太和之樂於無窮矣各宜共體有司之意懍遵毋違倘或仍有前項等人本縣必從重究治不可貸矣特示

顏淵喟然歎曰章附義 壬午二月十五日宜昌舟中偶作

大賢之於道若有言之不能盡者焉蓋道非實體之不能知非眞知之不能言悟聖人之教者其顏子乎顏子一日見道之大不覺喟然而歎也曰人日在天地中而不知天地於人之相與於無閒也故人日在道中而不知道之在人與天地相通於無閒也蓋吾仰之於至高而道之大而無外者天下莫能載焉仰之而彌高也吾鑽之於至堅而道之小而無內者天下莫能破焉鑽之而彌堅也吾瞻之在前則凡所見者無非道也忽焉在後而凡所不見者無非道也是則高與堅非兩事也充周而不可窮即發微而

未可見前與後非異境也恍然於見之所及卽悠然於見之所不及蓋道無思而無不通無在而無不在有如此今而知夫子之善誘人循循然使人入之而不覺履之而後知也蓋博我以文焉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華嶽河海之附于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盡于人無在非文之著見也約我以禮焉達德達道九經之行于一博厚高明悠久之盡于不貳天道人道合外內盡人物之終始於誠無在非禮之精微也回于是欲一日之罷而不能也既竭吾大於視聽言動之閒以求其已之無不克禮之無不復欲須臾之罷而不能也既竭吾才於喜怒哀樂之前以求其

中者禮之本和者禮之用而吾之受天地之中以生者若宛然可以見天地之心得爲物之秀而最靈者若隱然有以通萬物之命如有所立卓爾而天道之陰與陽地道之柔與剛人道之仁與義豈非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閒者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雖欲從之以與天爲一而上下四方之內未由究詰以盡夫仰觀俯察者之極於无方无體也欲從之以與古今爲一而往來屈信之感未由紀極以殫夫窮神知化者之妙於何思何慮也囘惟終其身於仰之鑽之瞻之焉而已矣